

評書

杨家将

刘兰芳

王印权

下册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传统评书
杨家将

下 册

刘兰芳 正印权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287×1092毫米 732 12 1/2 号纸 2册共259,000字 印数: [—1,000,000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86·560 定价: 1.00 元

目 录

第五十六回	杨延昭发配云南	1
第五十七回	昭通府兄妹重逢	11
第五十八回	任堂惠舍命全交	21
第五十九回	二猛将路劫灵车	32
第六十回	验人头双王闹殿	38
第六十一回	搜杨府王强中计	48
第六十二回	贩牯牛六郎被困	56
第六十三回	韩延寿兵围遂州	63
第六十四回	假任炳城头退兵	72
第六十五回	杨六郎凝冰筑城	79
第六十六回	遂州城智驯牯牛	88
第六十七回	杨宗保闯营解围	94
第六十八回	双天官传书聚将	102
第六十九回	杨六郎大摆牛阵	110
第七十回	王兰英刀劈四将	119
第七十一回	回京城六郎遇害	129
第七十二回	救杨景白马告状	138
第七十三回	入王府寇准遭难	148
第七十四回	左总兵劫车遇险	156
第七十五回	揭皇榜孟良识马	169
第七十六回	降烈马巧遇八郎	180

第七十七回	闹幽州孟良刺驾	190
第七十八回	杨六郎带兵观阵	199
第七十九回	穆柯寨孟焦惹祸	208
第八十回	杨元帅辕门斩子	220
第八十一回	穆桂英怒劈天龙	233
第八十二回	杨宗保三请桂英	241
第八十三回	穆桂英登台拜帅	250
第八十四回	鬼魂阵桂英克敌	259
第八十五回	杜金香教子复仇	270
第八十六回	青龙阵何庆倒反	281
第八十七回	乾坤洞宗保求药	293
第八十八回	杨宗英下山认母	301
第八十九回	苗家镇宗英降妖	308
第九十回	杨宗英日得三宝	317
第九十一回	小英雄戏耍翠屏	325
第九十二回	苗秀英助将盗药	333
第九十三回	战姜德收回飞刀	340
第九十四回	五台山智请延德	348
第九十五回	黄凤仙劫母入阵	355
第九十六回	穆桂英西岐求贤	361
第九十七回	西岐王箭敌助阵	368
第九十八回	王兰英奋勇闯阵	374
第九十九回	辨真伪金童投宋	381
第一百回	天门阵大破辽兵	388
后 记		398

第五十六回 杨延昭发配云南

双天官寇准和花刀太岁岳胜假打假战，没几个回合，寇准拨马往城里就跑。刚过了护城河，军卒就扯起吊桥，紧闭了城门。岳胜急追上来，见护城河拦住去路，站在岸边破口大骂：“速速放出杨景。不然，就攻进城去！”

单说寇准。他进城以后，直奔金殿，见了皇上忙说：“哎呀万岁呀！花刀太岁岳胜实在厉害，他不听为臣良言相劝，抬手就打。我不是他的对手，大败而归。”王强在旁边一听，吓懵啦，心想：边关众将要杀进京城，先得宰我呀！天子赵恒也没主意了：“寇爱卿，边关众将杀至京都，祸在眉睫，该当如何处置？”寇准急忙奏本：“陛下，据我所知，岳胜虽是武夫，可他知情达理。您若亲自到城头劝他退兵，凭借浩荡皇恩，他定能回心转意，退兵远去。”

寇准为啥说这话？他怕皇上不放杨景，故意叫他上城头，看看边关将官的厉害。文武官员里，有很多人明白寇准的意思，故此有人也急忙奏本：“请我主城头退兵。”

天子赵恒无奈，吩咐摆驾。内侍备好盖天黄伞、龙凤屏扇，文武相陪，乘车辇，来到城下。赵恒顺马道到了城头，手扶垛口，往下一看：“啊？！”吓得他差点趴下。他胆子怎么这么小呢？他每日深居宫中，耳朵听的是婉转的音乐，眼睛看的是翩翩的舞姿，哪见过边关英雄？只见城下将官，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当将官者，盔明甲亮、刀枪高举，当兵士

的，军装整齐、杀气冲天。赵恒看着眼晕，说不出话了。暗想：这些人入都，吾命休矣！他好一阵子呆呆发愣。寇准在一旁见状，很得意：看你放不放杨六郎？又忙乘势给皇上指点：“万岁你看，那个红脸大汉就是岳胜，请圣上传旨叫他们退兵！”“啊，对。”赵恒这时才如梦方醒，按寇准指点，看看岳胜：好员虎将！见岳胜金盔、金甲，淡黄征袍，胯下胭脂马，手中青龙刀，双眉倒竖，虎目圆睁，正往城头张望，身后一员红花花脸的彪形大汉，拿着斧子，正冲他高喊：“昏君呀！快快放人，俺老孟可等不得了。”赵恒看着红脸大汉，心里更害怕了。寇准还在一旁添油加醋：“万岁！那个孟良，性如烈火，天不怕、地不怕，千万别惹他。唉！这回我们全完了。边关大将造反，韩昌再进兵入侵，江山危在旦夕呀。”他越这么说，赵恒越害怕。王强说：“万岁！边官众将兵围京都，犯上作乱，应派人擒拿！”寇准说：“别人都不是岳胜和孟良的对手。要出征，只有王司马行。”王强一听叫他出征，吓坏了，心想：若被孟良抓住，非把我撕碎不可！连忙答言：“我的女儿、女婿被害，尸骨未寒，老夫精神恍惚，无心交战。”寇准眼珠一转，忙又说：“既然王司马都不行，别位将军更不足道了。”赵恒想了想，万般无奈：“传寡人口旨，叫岳胜答话。”这时，有人传皇上口旨，高喊岳胜。花刀将马往前提，抱拳拱手：“万岁，臣有礼了。”“岳胜！你乃边关副帅，为何私离边庭、带兵入都？莫非要谋朝篡位？”“万岁，这不是为臣的本意！想我们八乍山弟兄四人，原先占山为王。后来多亏杨元帅把我们收下，这才弃暗投明、扶保天子，怎敢不忠心报国？”“那为什么领兵进京？”“我们为杨元帅和焦将军而

来。听说万岁要杀二将，边关大将个个吃惊。想那杨郡马智勇双全、忠肝义胆，处事待人百里挑一，可称当代英豪，万岁的股肱之臣。不知为何要将他斩首？”“杨景不该执法犯法，私离边关。身为元帅，擅离职守，倘若韩昌进兵，关城难保。按律应予斩首。”“万岁，杨景久在边关，八九年没回家探母。他为国尽忠，却不能在老母身边尽孝，私离汛地情有可原，望万岁明察。况，杨景探母事出有因。谢金吾欺负杨家，砸牌坊、打杨洪、撞太君，余太君得夹气伤寒，重病卧床，杨景私自回京有罪，祸根却在谢金吾身上，万岁应该从轻发落。再者，杀杨景事小，大宋江山事大。当初，大辽国韩昌兴师犯境，黄土坡前，是杨元帅与他大战三天三夜，才将他治服。退兵前他声言，‘中原有杨郡马一杆枪，北国永不造反’。今天若属杀杨景，明日北国就会发兵。到那时，何人去战韩昌？边关众将为圣上江山着想，才至此进谏言。”赵恒觉得岳胜的话说得在理：杨景虽私离边关，但城池也没丢失，是不够死罪。他正要说话，王强着急了，忙说：“万岁！岳胜造反是真，进谏言是假。如为保杨景，他应该派一个人进京。为何都来了？”赵恒点头：“对呀！”忙对岳胜说：“进谏言你为什么还全身披挂、领兵带队呢？”“这……”岳胜一时答不上来。孟良急了：“皇上！放了我六哥和焦赞，我们就是进谏言；如若不放，我们就造反。你整天在朝里，不辨忠奸，偏听偏信。你可知我六哥退外患、除叛逆，立下多大功劳？你还要杀他，叫我们寒心了。有道是‘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说造反就造反，冲呀！”边关军兵一个个抖擞威风，高喊杀声，霎时间，惊天动地，吓得城头上的皇

上和文武大臣抖衣而颤。一些忠臣明白岳胜等人的心意：这是吓唬皇上，好叫他放了六郎。因此，不但不张罗退兵，而且还都故意虚张声势，装出害怕的神态。此时，赵恒干着急，没办法，忙问寇准：“寇爱卿，怎么办？”寇大人说：“边关众将前来，皆是为了杨景。如果赦免杨景，万事皆休。”王强说：“边关众将，是他的盟兄弟。既已造反杀到京城，杨景就是主谋，理应斩首。”寇准说：“岳胜入都，怎知是杨景主谋？”王强无言答对，想了半天，才说：“反正杨景要图谋造反。”寇准接着说：“事关重大，岂容你信口开河？万岁，可当场叫杨景出城退兵。他若退不了，证明杨景有意造反，再杀不迟。”王强说：“放了杨景，如纵虎归山。”寇准说：“有他举家满门在天波府内做抵押，怕者何来？如不退了边关兵将，那孟良野性太大，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

赵恒无奈，只好派人带杨景。时辰不大，杨六郎被带上城头。皇上说：“杨景，现在放你出城说服岳胜。退了兵，可从轻发落；如乘机逃走，杀你满门。”六郎点头，定睛往城外看了看，他是又生气，又心疼。气的是，孟良、焦赞给自己闯祸，闹得岳贤弟也离了边关。北国若进兵，该当如何？心疼的是，众将官、军卒，为了救我，眼看都有杀身大祸呀！

这时，有人给杨景松开绑绳。杨景下城，赤手空拳、单人匹马出了城门。马过吊桥，孟良第一个高喊：“六哥出来了。”接着，军卒一阵欢呼：“杨元帅得救了！”当将官的慌忙下马，撩战裙、分甲叶，一提鱼踏尾，“扑通”全跪倒了：“元帅受惊了！”“六哥受苦了！”

皇上在城头看得真切。心想：我是一朝之君，众将见

我，也只是一抱拳，杨景是边关元帅，众将见了，如同亲人，倒全跪下了。可见杨景深得人心，众将和他换心过命。看来，这杨景再不能留在军中，幸亏朕已派狄玉陶去代理元帅。

众将给杨景磕头，这是孟良出的主意，故意叫皇上看看。杨景见状，深受感动。慌忙下马，用手搀起岳胜等人说：“众位将军，你们这样，折我的阳寿了。多谢大家来京救我，只是边关不可一日无将。岳贤弟，你怎么也来了？”岳胜说：“大哥，我进京正是为了保边关。中原有你，韩昌不敢进犯；如你被害，边关也就保不住了。放了你，我们退兵；如不放，非反不可。”“敌住韩昌，非是我一人力量，而是众弟兄忠心报国，杀法骁勇，辽军才不敢入侵。大家哪能为我造反？快回边关去吧。”岳胜说：“哥哥你能回边关，我们也回去，认可领罪，你不回去，我们也不去了。”孟良说：“回什么边关？我把新任边关大帅狄玉陶都给杀了，皇上还不知道呢！他要得了信，我们一个也活不了。‘官逼民反’嘛，死活也得反。”六郎一听杀了狄玉陶，犹如晴天霹靂，知道祸惹大了。他问了问为什么杀新元帅，岳胜简单说了一遍。六郎怕众人吃亏，忙说：“为兄是罪人，不能回边关去了。此处不是久留之地，你们快快先走，退兵到太行山。那里山高林密，好藏锋蓄锐。韩昌一旦进兵，再拉人马、挑大旗，杀上前敌。有功之日，好将功折罪。”“大哥您呢？”“刚才万岁说了，只要你们退兵，对我就从轻发落。岳贤弟，快领着孟良他们走吧。”“焦赞怎么办？”“我想法开脱他的罪责。但他杀了人，难免受牢狱之灾。等过三过五事情完了，也叫他到太行山找你

们去。”岳胜点头：“我们听你的，兄长保重。”忙冲城上高喊：“万岁！我们暂且将兵撤回。如不放大哥，再发兵东京！”转身对军兵说：“撤！”接着，领人马奔太行山去了。

岳胜领人起兵，六郎打马回城，皇上回金殿，杨景上殿请罪。寇准说：“万岁，要话复前言。边关人马已撤走，请免了郡马的死罪吧！”赵恒只是点头，但一时没主意，不知该怎么处置。王强急了：杨景不死，韩元帅无法进兵，这该如何是好？他眼珠一转，跪下给赵恒磕了一个头，又冒坏水了：“臣启奏万岁！杨景死罪饶过，活罪不能免，应该把他充军发配。”“有理。但不知发配到什么地方？”“不如发配到云南。”

“朕准奏。”寇准一时也没看出王强的毒计，心里倒挺乐：不死就行。王强暗想：杨六郎，你又上当了。到云南你也活不了，云南的小梁王心狠手黑，发配云南的配军，没有一个活着的。到那儿只一顿熬威棒，铁打的汉子也死在杖下。我要借小梁王的手，要你杨六郎的命。

赵恒传完旨，杨景没谢恩。皇上忙问：“杨延昭，你为何不起来？”“万岁，罪臣斗胆问一句，对焦赞如何发落？”赵恒看看王强，王强奏本：“焦赞杀了新状元举家六口。杀人偿命，乃我大宋国法。”赵恒点头：“焦赞定斩不饶。”杨景说：“如杀焦赞，我愿替死。”此时，寇准急忙见驾：“万岁，我看焦赞没有死罪。”“杀了六口人，还不该抵命吗？”“万岁，新状元该死，他欠下的血债太多。”“此话怎讲？”“新状元谢金吾枉读诗书，无故调戏民女，并将其父打伤，留下其女，欲行无理。那女子谨守贞节，至死不从，被谢金吾的恶奴活活打死。此事叫焦赞看见，才将他杀掉。家奴来抓焦赞，格斗起来，焦

费伤了六条人命。况，新状元无视王法，在杨府门前胡为，在京城市面上欺男霸女，坑害良民，死有余辜。”“真有此事？”“这里有状纸为证。”说完，拿出一叠状纸，全是京都百姓状告谢金吾的。皇上展开观看：这张写着，为一块风水地，谢金吾逼死唐家夫妻；那一张写着，为谋夺李家首饰店、王家玉器铺，李、王两家被谢金吾逼得倾家荡产；又一张写着，老赵太太的女儿在谢府当丫环，被奸污后自杀……谢金吾罪行累累，王强再无法巧辩。皇上传旨免去焦赞的死罪，改定为充军到长沙府不提。

六郎被充军到云南，派李义、张恩两个解差押送。老太君听说儿子免了死罪，挺高兴。一听充军到云南，又哭了。柴郡主说：“娘，您六儿免去死罪，应该高兴啊。”“孩子，你哪儿知道。云南那地方山高路远，一路上要受尽万般辛苦啊！那里不光人烟稀少，而且气候和这边也大不一样。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老下黄梅雨，山峦瘴气，也令人难挨。何况他又是配军，到那儿服苦役、干重活，哪受得了？他此番前去，是九死一生呀！”郡主一听也傻了。

这时，解差李义、张恩换完公文，带六郎拜别老娘。六郎跪拜太君：“娘，您多保重，儿走了。”太君哭得更厉害了：“孩子，老身八子，如今只剩你一棵苗，怕是到云南有去无回，咱母子再也见不着面了。”“娘，不用替儿担心。福是人享的，罪是人遭的。几年工夫，一晃就过去了。”太君默默无语，只是落泪。柴郡主灵机一动：“娘呀，您别难过了。我陪着郡马，一块儿充军去吧！我是郡主，冲着八王面上，沿路关口、云南官员，他得高看一眼，或许对将军有好处。”太君

急忙阻拦：“孩子，你是金枝玉叶，又是女子，身体单薄，若水土不服，后悔晚矣。不要受他连累，‘宁叫一人单，不叫二人寒’，还是叫他自己去吧。”“娘，媳妇在家也放心不下。我愿意和将军同生死、共患难。”六郎深情地看了郡主一眼，心里乐意让郡主去作伴，但不好明说。太君见郡主执意要去，又一想：六郎守边关，八九年不回家。这次充军，不一定何时归来，夫妻不能总不见面呀，去就去吧。“也好，宗保、宗勉可得给我留下。孩子小，那边太热，怕他们受不了，你们去吧。”夫妻俩点头，和李义、张恩一谈，两人不敢拦，忙说：“好吧，套车一块走。”老杨洪、小排风一阵忙活，套上三辆大车：一辆车装吃的用的和金银细软；一辆车带几个贴身家人；另一辆车上搭着篷子，算是轿车，挂好了黄缎子车帘、车帷子，一看就是皇姑用的车辆。临行前，太君再三嘱咐知心的话儿。李义、张恩也说：“咱最佩服杨元帅。沿途有我们照料，请太君放心。”说完，亲人们洒泪分手。

这几天八王没在京城，皇上派他出京巡视去了。等他回来，得知六郎和郡主都奔云南了，他急忙到杨府去看望太君。太君说：“我儿能免去死罪，已是圣上开恩。贤王不用操心了，叫杨景到云南也好，历练历练。”八王心想：谢金吾被杀，皇上在气头上，把妹夫充军发配也是应该的。去个三年五载，求万岁赦他回家也就是了。八王安慰了太君一番，回南清宫不提。

单说杨六郎充军云南。一路上，郡主坐车，六郎身穿罪衣罪裙、肩扛大耳枷，艰难地行走着。等离京城远了，解差李义和张恩，给杨景打开枷锁，脱下罪衣罪裙，换上便衣，

骑马赶路。每逢到了关口，就把罪衣穿上；到没人地方，再脱下来。一路上，逢关换印、逢城交公文，一天走五六十里地，倒也自在。

一晃，在路上走了不少日子，离云南越来越近，气候也越走越热。太阳象火伞一样罩在头上，毒辣辣的令人难受。这一天，离昭通府不太远了，六郎说：“把罪衣给我穿上。”张恩说：“不忙。还有二十多里地呢，穿这么早干什么？”又走了一阵，离城还有十几里了，突然，迎面来了十几匹战马。马上人全是王官打扮，肋下佩带腰刀。来到六郎马前，带住坐骑，横住去路：“前边来的可是杨景杨延昭？”六郎闻听，吓了一跳。李义、张恩急忙到前边答话：“对！”“你们俩是干什么的？”“解差。”那几个人上下看了看：“解差呀！犯人呢？”六郎跳下马，忙答：“我就是。”来人一打量杨景穿的是便衣、便帽，把眼睛瞪起来了：“胆大配军！你是国家罪犯，不穿罪衣罪裙，逍遥法外，和解差勾串起来徇私作弊。这还了得，抓起来。”霎时，有人伸手抓住杨景衣服，搭在马上，冲李义、张恩一摆手：“都跟我们走！”李义、张恩也吓傻了，柴郡主在车上吓得直哆嗦。没办法，跟人家走吧！

等进了昭通府城，来到一座宅院门前，几个王官带住马，把六郎放在地下：“你们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去见小梁王。”十几个人打马如飞走了，李义、张恩也闹不清怎么回事。这时，从大门里走出十几个中年女人，全是北方女子打扮：青丝高挽，宽衣大袖，穿着镶边的长裙，很懂礼貌。到郡主跟前道个万福：“哟，郡主请进府吧！郡马，您也请进去歇息吧。”又出来几个强壮家丁，把车辆从便门赶进府。杨景

和郡主不辭其意，一看这宅院，修得挺阔：迎面八字粉皮墙，高大门楼，朱红大门，满钉包头钉，门上铜兽头口叼金环。进院一瞧：院内上房十间，东西配房各七间，房屋建筑很考究，全是前出一廊、后出一厦。把郡主让入客厅后，几个女仆人打来净面水，又沏上香茶，然后，在旁边恭恭敬敬垂手站立。李义、张恩和家人被让到配房。六郎心里忐忑不安，问：“请问这是谁的宅院？”这些仆人笑而不答。柴郡主说：“麻烦你们了，每人赏十两银子。”“多谢郡主。”这时，又摆上一桌丰盛酒席。杨景夫妻俩也饿了，管它是谁的府，先吃吧！两人刚吃了几口，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哪！王爷旨意下，叫配军杨景投堂到案，银安殿见驾。快！快！”六郎急忙放下筷子出来，李义、张恩也出来了。在门外，有个王官手举大令：“快走！”李义、张恩刚想过去说话，那个王官高喊：“叫杨景单身前去。”李义、张恩不敢言语，叫杨景穿上罪衣罪裙，带上枷锁。这时，四个王官在前边走，杨景在后边跟着。出城十几里，越走地势越高，前边一磴磴青石阶台，直通山顶。隔不远一座牌楼，隔不远一座牌楼，两边全是当兵的，俩一对俩一对在台阶两边对站着，手中拿着戈和矛。到了半山腰，有三个小牌坊，每个有一丈多高，牌坊之间，距离四丈多远。两边站的人全是二十多岁，黝黑面皮，粗眉环眼，一口白牙，耳戴大环子，头上用青布缠头，上边挂着各色羽毛。上身穿尖领露脖子的衣服，下身穿短裙子，赤着脚，手拿长枪。

六郎刚到近前，过来四个大汉，两个抓胳膊，两个抓腿，一喊号：“哟哟嘿！”四个人把六郎往空中一悠，杨景的身体象个皮球一样，被扔到空中。杨景把眼睛一闭，暗想：我命休矣！

第五十七回 昭通府兄妹重逢

六郎杨景被领去见小梁王，走到半山腰的牌坊附近，突然过来四个人，抓住杨景，往空中一扔，从牌楼这面，扔到那面去了。六郎当时一闭眼：完了，掉地下准摔死！哪知道那面，过来四个人，一个往旁边一推，那三个接住了。六郎刚想睁眼睛看个究竟，这四个人一使劲，又扔过下一个牌楼。那边又有人接住，尔后又给扔起来了。连着三次，才把六郎放在地下。杨景定定神，往前一看：山上的楼台亭榭，堆金抹粉、画阁雕梁。房屋建筑，全是滚龙脊、透瓦沟、望天吼、朝天兽、琉璃瓦铺顶，周围相衬着绿水青山、苍松翠柏，真如同到了仙境一般。银安殿前，站着很多勇士，六郎迟疑半天不敢进。这时，只听里边有人喊：“配军杨景报门而进！”“报！配军犯人杨景告进。”说完进大殿。刚进门，见有无数根大明柱，上边刻着金龙，金龙盘着玉柱。里边将官、谋士两边站立，鸦雀无声。杨景偷眼看：前边有龙书案，龙书案上蒙黄缎闹龙桌围子，上面摆着王家八宝，后边有人打着执事，龙墩上坐着一位老王，年龄在五十一、二岁，大高个，面似晚霞，浓眉大眼，高鼻子，方海口，一部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头戴玉龙珍珠冠，身穿团龙蟒袍。此人长得不得怒自威。六郎忙上前跪倒磕头：“配军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小梁王一拍桌子：“下跪的配军姓甚名谁？”“在下杨景杨延昭。”“在京指何为业？”“边关元帅。”“身犯何罪？”“老

母病重，我私离边关进京探母；又因我的盟弟焦赞，杀死新状元家六口人，万岁怪我纵弟行凶，问了个充军发配。”“你可有公文吗？”“公文在解差李义、张恩之手，我没带来。”小梁王一听，把眼睛一瞪：“胆大杨景，按你说的罪过，不够充军发配。明明是你避重就轻、狡猾抵赖。况，又没公文，想必是你受宋朝皇帝之托，到云南前来监视孤王。来呀，给我打一百煞威棒。”

这煞威棒非常厉害，一般犯人被打上五十棒就得死于非命。这时，过来几个彪形大汉，把杨景按倒在地。掌刑的举起棒子，正要动手，突然有一个人到王爷眼前：“千岁，此人乃当朝郡马，望您手下超生。”这些话，六郎全听见了。只见小梁王听了这话，火更大了：“他是郡马，更得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京都官员，多半贪赃枉法。到了我的云南，要教训教训他。把他吊起来！”小梁王在银安殿用刑，六郎一点没害怕，他早把生死抛在度外。心想，来到这么个天高皇帝远，无法无天的地方，我怕也没用。我这么个大元帅，不能向你哀告，以免他人耻笑。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六郎一言不发，任人摆布。谁知小梁王突然哈哈大笑：“真乃英雄也。”一摆手：“退殿。”霎时，两边人全退下了，就把六郎擢在了殿上。小梁王离开书案，走到六郎近前：“杨景，你家中还有什么人？”“老娘，妻子，众多寡妇嫂嫂和弟妹。”“听说你是郡马，不知郡主是谁？”“八王御妹柴郡主。”“八王姓赵，为什么你的妻子姓柴？”“柴郡主乃柴王之后，因柴家被贬出朝，封为藩王，那时她尚且年幼，八王便收她为姝姝，留在皇宫，在赵家长大。”“你可知柴家还有什么人吗？”“听说有个哥哥，久无音讯，不知去

向。”“可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叫柴勋。”小梁王一听，忙说：“杨郡马，你看孤是谁？”“您是小梁王。”“可知孤王叫什么？”“罪人不知。”“我就是你的亲王兄、柴勋是也。”说着，忙近身搀起杨景。六郎惊喜交加，这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事：

“您是内兄柴王？”“正是！当初赵家登基即位，封我柴家为小梁王，独立云南，不向天朝纳贡。一来因东京和云南相隔太远、行走不便，二来因我和赵家不合，素无往来。因此，我兄妹自别后也从没见面。我也曾派人打听过，得知八王对我御妹很好，许给杨将军为妻，我也就放心了。此番你被充军发配，孤早就知道了，是孤命王官把你们接到府里。”杨景听了，如梦方醒。柴王又说：“你住的那片房子，是我给你腾出来的，归你们夫妻住吧！丫环仆人每月俸银，由本王开销。吃用东西，派人给你们送去。多咱期满，再送你回朝。”

杨景喜出望外，给王兄见礼已毕，小梁王又派人把柴郡主接来。王妃徐氏也出来接待郡主、郡马，在内宫摆席，款待杨景夫妻。两家人越谈越投机，六郎说：“皇兄，我来的时候，为什么那几个人把我扔起来？”小梁王大笑说：“那是这里的规矩，叫‘摔三摔’。耳闻你是英雄，试试你的胆量。”六郎心想：有这么试的吗？李义、张恩也来了，见人家是亲戚，很高兴。要了回文，就要回京去。郡马还给余太君写封书信，由差人带回，叫家里放心。这夫妻在宫中住了半个月，小梁王对妹妹、妹夫很器重。又见六郎文武双全，谈吐不俗，柴勋十分喜爱。半个月后，夫妻俩回了云南城里。

小梁王在城里有王宫，因为城外景致好，又风凉，才另盖了宫殿。杨景充军为配军，不能老在宫中呆着，单腾出宅